



當博物館展示體制愈趨完整時，特別是納入以自然史博物館為創館宗旨的博物館而言，其自然類標本在展示範疇裡，向來與歷史文物類展品同等重要。傳達客觀且正確的知識，是博物館賦予自身存在的理由。相較於歷史文物，其自然標本類的展品在詮釋層面上，可爭議性的面向減低許多。一方面，可以是從標本製作的屬性—完全以真實的動植物製作—來加以確立。換言之，基於這一項因素，即自然可除去仿冒展品上的失真部分。另一方面，普遍的標本正因為它們以實體樣態真實呈現，可讓人親手觸摸、並可貼近端詳各個部位的形貌，不論是動物的毛髮、色相、生理體態等，透過標本，的確助益於有興趣涉獵這領域的人一個研究觀察管道，並獲得某個程度的知識理解；對植物而言，反之亦然。所以，論及標本，其背後仍然涉及著科學知識的支撐，也由此，乃使得標本獲致客觀知識的保證憑據。在作為博物館的展示時，標本展示倒有那麼一點規避了歷史文物之複雜的歷史與人文解釋。

既然科學價值是被重視的，則回歸至對製作者的要求上，同樣需要具備專業知識，足能勝任之。在本期主題文章中，各篇作者提供我們許多標本相關知識。包括：郭亭君之〈動物標本製作初探〉一文，談到動物標本發展脈絡跟實務製作技術；詹美鈴之〈昆蟲標本製作和保存〉中，除了延續製作技術外，尚還加入保存方法跟注意事項；而李秋瑩等人聯合發表的〈臘葉標本管理之資料庫管理系統建置基本元件〉，論述分類學對資料庫建置的重要性等。相信這幾篇文章的發表，能讓我們熟知一些基本的標本概念、管理及保存。

縱然如此，反推到博物館展示來看，其動植物標本究竟是要開放性地展示？還是要外加保護設施？兩者是常被考量的問題。我們知道，標本無法避免自然性的損害，並且展場環境的條件與否都會影響標本壽命。是故，開放性展示容易加速標本損害時間，而被玻璃櫃保護的標本，則阻絕參觀者與標本間的互動。如此看來，兩者各有利弊。但根據一般學者看法，大都傾向開放性展示。若是博物館朝這個展示方向，也並非沒有解決之道，只要博物館有替換標本的準備，跟做好展場環境控制，那麼，開放性展示所會引起的問題是可以被克服的。

陳秋子 2005年6月

